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二十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六

後唐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在位三年 壽三十五

諱存勗附唐屬籍姓李氏本西突厥種姓朱邪氏唐懿

宗時有朱邪赤心從康承訓討龐勳有功賜姓李名匡

昌有子曰克用黃巢盜京師代北起軍使陳景思招克

用同討黃巢後破黃巢復京師克用功第一拜河東節

度使累封晉王梁開平二年卒子存勗襲王位出兵攻

梁屢捷尋即帝位改元同光國號唐

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使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

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

氏為皇太妃以且盧革且盧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

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盧質為道為翰林

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租庸使皇子繼岌及反為北都留守

判六軍諸衛事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梁主遣段

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王曰凝未有過振

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

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

宿將忿怒士卒亦不服。八月帝引兵屯朝城梁右先鋒指

揮使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

南面招討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

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

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

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每出軍不得專任將帥常以近

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

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

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

音

擒其偽主旬

後唐莊宗

魏晉 羅 魏 魏

康延 李 敬 敬

魏 晉



李紹
與甲
約和

魏
魏
魏

段
本
非

鄭
州
告
捷

康
延
孝
請
取
大
梁

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帝以盧文進王郁引契丹要過瀛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與數道入為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留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節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射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疑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與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疑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王彥章引兵踰汶水汶水出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珂反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朝城帝大悅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冬十月帝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必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斬之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邨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康延孝請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疑必未之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疑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梁主語使人促段疑軍既辭皆工匿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

後唐莊宗

梁主
寵信
捕張
於至

崇韜
鳩忠
無隱

帝御
法下

身優
人共
戲

出政
踐民

伶人
海紳

量留
三省
寺監
官

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
 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弑
 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
 使擅威福踈弃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帝入自梁門
 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帝命訪
 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詔漆之藏於太社段凝將其眾五
 万解甲請降帝勞賜之加郭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
 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且盧革受
 成而已無所裁正 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
 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
 內變吾但當單辭厚礼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郭崇韜上言
 河南節度使刺史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
 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紹欽即段凝也莊宗威梁賜今姓名莊因伶人景進納貨
 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
 右帝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
 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
 前批其頰批音迷反擊也帝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
 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
 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
 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
 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
 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
 掖侮弄縉紳縉音晉縉笏也而垂紳也 群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
 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
 景進為之首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中書奏以國
 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日
 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頗咨
 怨 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

趙光胤

王表

孔謙 主帥 監軍

郭崇 郭抑

名家以佐之或薦礼部尚書薛延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
 祖册礼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延珪浮華無相業琪
 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云北人皆
 稱其有宰相器且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諳烏舍
 也悉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性輕率
 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
 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不請言中
 書事。二年正月岐王聞帝入洛遣其子繼職入貢職反上
 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礼每賜詔但
 稱岐王而不名頃之改封秦王 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
 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即度
 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師怙勢爭
 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二月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
 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
 姓愁怨及將祀南郊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帝内府之
 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儲直如反可令租庸
 輦取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
 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
 門性剛惡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僥博計反多所摧抑宦官疾
 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扼乙革反握也欲制之不能
 巨唐畢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華州
 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派普卦反水崇韜因曰遭乱云失譜
 謀謀道博古反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
 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鄙弃勳舊有
 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
 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内勳舊怨之於外自唐末喪乱搢
 紳之家或以告身鬻南於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
 選人偽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令諸銓司精加考覈覈下

半知職
事車府

陳以
史為判

薛昭
文上

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大號胡刀反或餒死逆旅 四月

秦忠煥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職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匝反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沐之日

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

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諸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

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

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

天下心以是不行逾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

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

月以後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

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

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夫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

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

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

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

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帝踐京畿民田皆不從帝以路

州叛故帝發潞州兵或潞州牙將楊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

城藩隍懼胡光反城池也有悉毀防城之具 新宣武節度使

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

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

破骨出鏃者鏃一作木反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

曹生於膏梁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帝屢出遊獵從吏傷

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

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

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三年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

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洛陽宮殿宏邃遠息遂

也遠官者欲上增廣嬪御詠言宮中夜見鬼物嬪御有九嬪九兩

嬪御有九嬪九兩

嬪御有九嬪九兩

嬪御有九嬪九兩

宦者曰今夜庭大半空虛故異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
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
三千人 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九月帝

與宰相議伐蜀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

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

其威名帝曰兒勿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

子以魏王繼茂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

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

字保盛邢州龍岡人唐莊宗伐蜀王衍降以知祥為西川節度鎮成都明宗未請封蜀王尋即帝位建元明德因號蜀有薦

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

無踰此人者大軍乃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

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削自餘城鎮皆望

風歎附蜀主輿觀觀初觀反銜壁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

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鎰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

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

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云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初

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

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資既

而河南平雖賞資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

歲大飢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曹輦艱澀音老雨

絕入反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

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隗妻鬻子者

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群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

息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群臣且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

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

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

而兵不足農捐脊而兵豐飽者也隋秦皆今縱未能蠲省租

唐莊宗

李琪
言古
者計
農
兵

軍士
怨望

出師
日而
蜀

請除折納之法

統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勅有司如琪

所言然竟不能行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

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

乃止 郭崇韜素疾宦官者宦官皆切齒之時成都雖下而蜀

中盜賊群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

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高延嗣促之崇韜

待之倍倍居御反傲也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帝

遣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及反魚

令殺崇韜 初楚王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

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教用判官高郁策鑄為錢商旅出境無

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貨國

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

間機行大盛五代史贊曰嗚呼世久而夫傳者多矣唐太宗破西

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耶者如月別部字號也至憲宗時始有朱

耶氏忠及子執百見於中國自号沙陀以朱耶為姓蓋沙陀大磧

地自如月以來世居此曠野沙陀突厥至忠孫

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在位八年 壽六十七

皇帝位平極前大赦改元

立大功莊宗遇弒而崩百官三上箴請嗣源監國尋即

諱亶本北狄種莊宗養以為子名嗣源從莊宗征伐屢

天成元年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

繼岌繼岌曰大軍亟發彼無豐端豐詳填反際也安可為此負心事

公輩勿復言李從龍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

為變益不可救矣從龍乃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

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華反馬杖并殺

其子廷誨 趙在禮反于鄴命嗣源討之三月嗣源至鄴都

下令軍中詰且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乱帥衆大

謀殺都將焚營舍詰且亂兵逼中軍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

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

任威云克城之後當盡院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

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

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所奏皆為紹

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

敗於猶豫猶余救反欲名其性多不決故解酒豫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

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檄胡狄反將檄

軍勢大盛李紹榮請帝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帝至萬勝鎮

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

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

過嬰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

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

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歸入洛城四月從馬直

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義已死欲奉之作亂帥所部兵

攻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道獨李彥卿何福

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中一作仲及傷也鷹坊

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廡文甫反堂下周屋抽矢渴滿求

水應周本反又音浦煩也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酪醴醴也須臾帝

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

而焚之是日李嗣源至嬰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

素得士心正為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己丑嗣源入

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于灰燼之中而殯之殯必殯殮也

晉陽監國使入就殺之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

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

租庸使及內勾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

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直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

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繼昭宗

聖使 羅道 康使 蔡租 國 源請 百官 蔡宗 聖宗 天宗 聖宗

不許

即皇

要

百官

上延

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
 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
 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
 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
 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
 乎不惟殿下不惑三出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
 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乃
 於極前即皇帝位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
 軍就食近畿畿音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
 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
 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五
 月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
 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

重誨忌之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帝自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
 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
 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
 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秋七月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
 奏事 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其中子德光立 孟知祥
 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
 營凡萬六千人 韓熙載將奔吳越吳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
 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
 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冬十月初賜
 文武官春冬衣 昭武節度使王延翰自稱大閩國王立宮
 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
 王是歲為審知養子延翰所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米

廢小輸

長史每親引事

建王曰立官名

帝上教

張昭

膠綾由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救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吏

部侍郎刘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

之觀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

政議以為朱膠綾軸歛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

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負官之外

其餘試街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

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

賜告身以萬數矣。二年春正月帝更名置疆馮道崔協

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

囚五月任圜性剛急且侍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

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

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

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

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罷守太子少保

明年重誨奏賜圜死秋八月楚王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

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

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群下稱之殿下令曰教十

一月吳王即皇帝位吳丞相徐溫卒吳主以其子知誥都督

中外諸軍事。三年冬十一月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

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

者止三人崇韜繼麟繼麟即朱支謙白梁歸唐以尋皆族滅朕

得脫如臺釐耳字或作臺釐臺克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

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

卒命其子從誨權知軍府事從誨上表求內附詔以史館修撰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佻優入則飾姬

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命

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

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

皇王度
氏為僧

禁鐵錫

多通言
天下
相與

大命錄
田家詩

三司使
名自先

丁酉

閩州

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
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與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閩王延

鈞閩武中度民二方為僧由是閩中多僧。四年夏四月禁鐵
錫錢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

禁 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關先是党項皆請關
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

万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
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光皇幕府奉使中山歷

井陘之險陘古刑縣各屬鎮臣夏馬蹶蹶居月反僵也執轡甚謹幸而
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

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
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

臣記進士聶奕中詩云聶尼輒二月賣新絲五月棗新穀
依棗出墮得眼下墮剜却心頭肉剜烏官反削也語雖鄙俚曲尽田家

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
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長興元年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即

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西川進奏官
蘇原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西川知祥謀於副使趙

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軍雖
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

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啗徒濫及食也銳氣不可當深溝高
壘以挫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

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
將兵千人城閬州璋密以書誘之共投諸厠城陷璋執洪而

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行胡郎反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
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炙感恩無窮亦力充反多之夜反今天

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

後唐口明宗

坊鷹隼
稅繳五
坊鷹隼

秦王從
榮喜為
詩

康澄謂
五不足
懼六可
畏

恩而云相資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汝所為哉吾寧
 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燃鑊於前饜古郭反鼎大而無足令壯
 士十人割其肉自啗反刺也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
 衛厚給其家 十一月楚王殷卒子希聲龍衣位稱遺命去建
 國之制復潘鎮之舊詔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二年
 六月命諸道均民田稅勅解縱五坊鷹隼鷹隼皆鳥也內外無得
 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
 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
 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十二月初聽百姓自鑄
 農器并雜鐵器每田一畝夏秋輸農具三錢○三年春初令
 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年
 八十一中子傳瓘立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
 仁章曰今公嗣先王霸業將吏且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
 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謂令公禁
 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
 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主在
 位仁章不知事令公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
 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潘鎮法除民田荒
 絕者租稅 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
 誼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
 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
 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弃之冬十月從榮入謁帝語
 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前
 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大理
 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祇祥咎隆替之酒
 祇於喬反通作妖故雉雉外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
 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也
 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

閩王延鈞稱帝

安從進攻夏州不克

李仁福揚言結契丹為援

論諸胡賣馬

帝疾從藥引兵以待

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蟲莫侯反食穀蟲諺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

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言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畏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忒他得反差也

優詔獎之。四年春正月閩王延鈞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

境內差安。二月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秋七月安從進攻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

入入翻珠玉反研也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徜徉展羊反羊余羊反抄掠博雅徜徉戲蕩也糧餉官軍无所芻牧山路險狹閩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

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室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

不欲失之蕞爾孤城蕞爾小兒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命

從進引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契丹實不与之通也致朝廷誤具是役无

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与之連以邀賂遺上疾久未平征夏州无功軍士頗有流言詔賜在京諸軍優

給有差既賞賚无名士卒由是益驕。冬十月范延光馬贊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綃无慮五千匹計耗国

用什之七請委沿邊鎮戍擇諸胡所賣良馬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十一月帝疾復作將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

首不能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与恐

不得為嗣与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已將兵至端門外宣徽使孟漢瓊入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

則大乱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指天泣曰卿自処置勿驚百姓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

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

帝親天
順早生
聖人

不王即
致位致
台志

五代
最爲
世

王
心

王
祥

榮從榮方據胡床坐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
首獻帝聞從榮死悲駭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
詔遣漢瓊徵從厚追廢從榮爲庶人帝尋殂帝性不猜忌與
物无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
兵革罕用校於五代邇爲小康 十二月宋王即皇帝位

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李士讀貞觀政要太
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
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五代史贊曰自古治少而亂多予聞長老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
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
官發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歲嘗早已而雪暴下庭中
詔无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道
等言穀帛賤民无疾疫則於然曰當与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更
有受賂擯貧之死曰此民之蠹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
下其愛人恤物盖亦有意於治矣在位十年於五代之
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穀屢豐生民實賴以休息焉

潞王 史曰廢帝 在位二年 壽三十

諱從珂明宗養子也姓王氏封潞王爲鳳翔節度使閔帝
即位使洋王從璋代之從珂懼遂率兵反兵至陝閔帝出
奔於衛州從珂至京師太后命從珂繼統

清泰元年春正月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鳳翔節度使兼侍
中潞王從珂 何反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
朱弘昭馮質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日執朝政皆忌之時
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出之
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患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
王由是疑懼 閏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知祥即皇帝
位于成都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
鳳翔 祥音 從璋性麓率樂禍前代安仲誨鎮河中手殺之潞
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
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
無全理不可受也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

潞王

路王即
徵道
計未弘

路王即
帝位

仁厚
帝性

詩賞軍
帝

專事美
有在修
法度

專事怨
言

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
 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乞靈鄰藩以濟之
 三月潞王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閔帝聞潞王至陝憂駭不
 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弘昭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
 殺馮斌其於第滅其族傳弘昭斌首於潞王是夕帝以五十騎
 出玄武門至衛州依刺史王弘贄 潞王至將橋馮道等皆
 上牋勸進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
 之由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令潞王即位於柩前王弘贄
 迂閔帝於州解解占監反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酖
 毒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巒殺之賜於計一閔帝性仁厚
 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嫉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
 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
 能違以至禍敗焉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
 緡既至關金帛不滿三方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万
 緡執政謂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僦即就預借五
 月僦直帝從之有司百方聚斂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
 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
 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簪山今反首并也纒及
 二十万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謂帝曰夫国之存亡不專繫
 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
 困百姓存亡不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
 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各賜二馬一
 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
 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
 嚴有悔心故也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聞事明宗為左右
 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
 言歸時敬瑭父病羸瘠太后及魏因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
 馬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

李專美
勸策
百情思

祝天披
相名

獨色通
負

帝開言
路不疑
史在德

盧文紀
生清復延
止英故事

徙海兄
事梁震

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
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
河東節度使 劉昫與李惠昫渠論議多不合事多疑滯帝

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姚顛
顛語盧文紀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帝不能決乃真

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旦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
秋七月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蜀主殂太子仁贊

即皇帝位更名昶昶反 初帝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
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

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
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與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

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憐而三司
吏怨之其後聞昫罷相三司吏皆相賀○二年三月太常丞

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
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

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
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

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
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帝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
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

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切見前朝自
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時

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尽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
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

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閣門奏牒子當尺
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荆南節度使高勗

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

孫光
無謂
馬氏
不足
慕

孫光
自稱
刑臺
憲主

徐知
董
野

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
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
子驕侈僭恣他蓋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
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
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
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似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
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
室於土洲震披鶴擎兩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
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其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
光憲從誨南平王
高季因之子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
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
有

吳加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
昇潤宣池歛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

臣光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
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
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銳亦衰窮
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
陣皆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
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真定從山東取漁陽兼
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竭力震
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
其險遠僻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劔閣不守觀其行兵可為
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眾無法便嬖
是悅婦言是用纒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
心而為眾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
受神器之重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袞未安家為煨燼十

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右後唐四主共十四年

考輿曰莊宗同光三年十一月自出師三克蜀凡七十日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城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明宗天成元年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唐廢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帝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沼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潞王清泰元年三月朱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六

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七

日紀

尚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在位七年 壽五十一

諱敬瑭姓石氏本西夷種勇力善戰唐明宗愛之妻以

求寧公主清泰元年鎮太原徙鎮天平不受命囚求揆

於契丹遂即帝位改元天福國號晉

主謂
公主欲
石郎

天福元年春正月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
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遂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
之益懼 三月以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

與琦請
與契丹
和記

懦中書事多疑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
也 石敬瑭盡收其化員歸晉陽人皆知其有異志給事中李
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
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毋
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前刺等未獲

薛文
遇沮
和親
之策

契丹之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
驛將也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
為矣崧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
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
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
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
樓盛怒責之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初帝欲使敬瑭
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
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夜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
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
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曰暮耳不若先
事圖之帝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豁呼括反開也成敗吾決行之即
為除目付李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
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

劉知遠
勸敬瑭
應命

知遠用
去无私

契丹來
援大敗
唐師

敬瑭出
迎契丹

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契丹主部落近在雲雁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率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礼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候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知遠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公汾胡之反水出太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与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

契丹主
謂石敬瑭
為中
百字

契丹主
謂石敬瑭
為中
百字

歎伏敬達遣使告敗於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諸軍自鳳
 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符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
 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曰夕酣飲悲歌酣胡甘天群臣武
 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治飲也冬十月詔
 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
 備鎧仗鎧可亥反又口解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
 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
 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十一月契丹主
 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
 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
 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
 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薊音瀛莫涿涿音檀順
 新媯媯音為反儒武雲雁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
 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
 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李士承承音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
 事桑維翰為翰林李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薛融為侍
 御史知雜事竇貞固為翰林李士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
 丹主雖軍柳林其輕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順音順吳定取
 結束以備倉猝遁逃楊光遠斬張敬達首以晉安降契丹
 唐主知晉帝即位楊光遠降謀幸魏州召李崧謀之薛文遇
 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曰我見此物肉顛顛之善適幾欲
 抽佩刀刺之幾巨依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
 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北軍敗眾心大震居人四出
 逃竄山谷帝將發上黨契丹主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
 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
 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大相溫將五十騎衛送汝至河梁欲
 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啟

劉知遠部署京畿

維翰勸撫藩鎮

張道請備內謹邊

汝若洛陽既定吾即比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
 白貂裘以衣帝既反於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卅
 卅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
 故勿棄也唐主又與宋審虔等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
 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州千騎扼澠池唐主遂
 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
 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
 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帝入洛陽止于
 舊第唐兵日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
 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州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
 士民避亂穴窟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十二月朔帝如河陽餞
 大相溫餞才箭反及契丹兵歸高麗王王建高麗當唐之末其王姓高
 同光二年遣使來中國而其王姓各史失不記至長興用兵
 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封高麗國王
 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
 百二十郡二年春正月詔以前北面

招收指

揮使安重榮為成德節度使契丹以幽州為南京以李
 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
 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及不安兵火之餘府
 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
 撫藩鎮卑前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
 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三月帝謀徙
 都大梁桑維翰因說帝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
 會資用富饒帝乃下詔東巡夏四月帝至汴州吳越王
 元瓘復建国如同光故事以翰林李士禮部侍郎和凝為
 端明殿李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張誼致
 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
 絕賓客雖安身為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
 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力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

後五百萬

卑威不
從楊光
遠比証

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
楊光遠北征時范延光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
女嫁詐之才无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 時

魏孟滑三鎮繼叛時范延光增魏州叛帝遣張從賓發河南

符彥饒軍上軍士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

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

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

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

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无敢犯者有軍士盜

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

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八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齊王

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徐知誥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尊吳

主曰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

吳制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官皆倣中國

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三年春二

月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駁北角反以為帝王遇天災

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一人坐獄遇赦則由者幸免直者嚙

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灾非所以弭灾也弭母尼詔褒之帝

樂聞謹言謹言黨詔百官及下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

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无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

无十人復降御札趣之 三月赦禁民依銅器初唐世天下

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

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

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

吏優伶奴僕伶即丁反優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

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

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它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

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從之 或獻毒酒方於唐

後西日高祖

劉知遠
清恩威
兼著

吳王國
吳改唐

張允上
駁赦論

帝樂聞
謹言

禁依銅
器

樂器

後西日高祖

薛融諫
修洛陽宮

聖田二
年外聽
岳夜

詔薛融
定編敕

上教冊
帝事契

契丹謹
光獻

賜延延
光獻

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河南留守高行
 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
 後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
 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
 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金部郎中張鑄奏切見鄉村淨
 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種木之未盈十年墾田未
 及三頃墾口很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
 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
 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
 殊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
 次之乃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
 命惟德元昌為文 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
 道劉昫為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
 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
 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平歲時
 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
 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軍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
 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无倦意
 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无隙 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
 以師老民疲遣使諭范延光許移大藩延光以主上重信乃
 撤守備撤直列於其制以延光為天下節度使仍賜鐵券券
願反說文契約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
也與之契約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亦釋之時從賓彥初河陽行軍司馬
 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
 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
 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
 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
 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後亦曰高祖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十月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乃建東京於汴州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敕

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監鐵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又敕先許公私

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四年春正月唐群臣累表

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仍更名昇避反群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

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官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懲唐明宗之世安仲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令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

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四月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

於故事每欲復之 秋七月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閏月閩主

為拱宸控鶴軍使連重遇所弑其叔父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謚閩主曰康宗 八月以馮道守司徒兼

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

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五年春正月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

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久之

事亡不

錢

馮道言
書止知
守成規
所重信
與義

閩主驕
淫猜忌

曦與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唐李承裕引兵入據安州馬全節大破之承裕南走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雲夢澤中。夢讀如本字又莫二虜承裕及其眾全節斬承裕及其眾千五百人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于淮北遣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唐于不受羨餘
外稅
民罪同
也去

吐谷渾
來奔

唐主知
兵為民
害
安重榮
亂
丹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乎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唐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培上補侯反詩安得羨餘邪李松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贖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岷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六年春正月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重榮又上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疆兵不能制其患之時鄴都留守兼魚快劉知遠在

桑維翰上

請養兵觀
動而

論
安重

王勳
改

兵後
以稅
率

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勇輕敵吐渾假手報怨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其著彼無間隙而自啟豐端（豐端契丹名）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緡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豐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懣音煩也）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八月帝發大梁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奔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吳越文穆王元班任必子弘佐即王位弘佐温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十一月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與役及它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十二月安重榮舉兵反眾至數萬南向鄴都帝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詔討使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懼）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懼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少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大潰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七年春三月鎮州牙將道守官軍入城

後晉高祖

執安重

漢書

子輔立幼

通鑑

破書

身

執安重祭斬之帝命漆其首函送契丹函胡結夏四月漢

高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末年猶猜忌以士

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

度即皇帝位更名玠暢悲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

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乙反五月始有疾一旦馮道獨對

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帝殂道與

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

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帝兄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

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

旨召河東節度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

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若聽民自販而

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

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

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

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帝之初即位也大

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

由曾直祐反甲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

伊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劫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

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

使趙延壽延壽本唐將晉初為契丹所虜送歸其國後復用之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

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 史曰出帝 在位四年 壽年不載

韓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也高祖五子皆早卒重貴尚

幼故養重貴為子封齊王天福七年七月高祖殂惟道

等奉齊王即位

天福八年春唐主餌方士靈丹餌初使浸成躁急群臣奏事

唐王問
道士致
八半之
道

唐王延
廣

劉知遠
知延廣
致寇

契丹委
延壽經
略中國

契丹入
寇
用兵方
略皆出
延壽

朱文進
弒閩主

往往暴怒唐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昔治
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
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二月

唐主疽發背疽餘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璟曰吾餽金
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即位 閩主
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 漢煬帝驕奢不親政事晉王

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頃之乘其醉
而弒之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晟承桑維翰屢請遜辭

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為有定策功故寵冠群
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
廣必致寇而異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

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
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言契丹以晉
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隙攻之一舉可取趙

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五萬人使延壽將
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嘗指延壽謂
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盡取中國之

策 開運元年春正月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
照將兵五力入寇遂陷貝州 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
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

能制 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草
及敗於威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

燔符表反火也炙之殺反又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戮力
音焦也詩曰或燔或炙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閣門使連重遇

弒閩主曦召百官告之曰太祖光啓閩國今子孫深虐共墜
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又
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
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謚閩主曦曰景宗是歲文進

救天下
籍鄉兵

首送於殿主延政開運二年唐兵取建州延政亦降 救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

卒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

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焉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道為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或請帝曰

桑維翰
為中書
朝比差
洽

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 七月大赦改元 時軍國多事

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愛憎一飯之

恩睚眦之怨必報睚眦五辭反怒視也 亦以是少之 契丹之

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契丹大
率之寇

二年契丹復大舉入寇帝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

後律太
后謂契
丹何欲
為漢主

有後患况不勝乎契丹復以大敗北歸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

復為契
丹和親

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蹉倉何反跌徒結 悔何所及又謂其

羣下曰漢兒何得面眠猶言不得 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

於契丹以紓國患紓商居反說文 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允謂其

則南北不戰矣論夷狄貪利而無親 胡曰當時及後世間均丹不

夷狄貪利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以納趙德用之言其後又受楊光遠之款又受趙延壽之計使石氏既之而以國不可取

馮玉

維翰
諫賞
宜賜
失

聖弄
推朝
家廷

弘億
錢曰
善錢
八鑄

大用
獲晉
民皆
其

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亦既已得外繆為好語以欺眾謂
過不生我此夷狄詭詐之習也未幾延壽曰吾王年不解甲豈為
他人其情如何或若輕忽上大夫之止議廢格經書之大訓反齊
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不監石晉滅六之禍亦
備何

八月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

天下無虐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

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

鄙者陛下親禦胡寇戰上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

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万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

歛望歛古穴反又穴親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笑

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

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常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

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

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三年冬十月吳越王弘佐

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錢

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

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賈工上反行賣百貨不通二也銅

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釜鑄釜亦作鑄野有鑄犁鑄犁胡公

兩刃車也犯法必多三也閭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

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

無厭之心六也厭於兼反法亦久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

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二月契丹主太舉入寇自易

定趣常州帝以杜威為上將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

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黥渠京

也在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開

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

鷹鳥倅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

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杜威與李守貞宋

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將邀求重賞契丹主

彦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將邀求重賞契丹主

白賊魁
契丹重
賞而卒

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
為之威喜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張彥澤
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
帝於宮中起火自携劔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
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帝
乃命滅火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契丹主賜帝手
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暇飯之所賊社覽徒
濫二反食
他日帝心稍安上表謝恩

臣光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
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
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
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疆隣使流民塗野草胡騎汚
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考異曰通鑑天福元年五月魏博遂劉延皓按薛史唐餘
錄斷陽文以晉云延諾后之弟獨高相實錄云后姪今不取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七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八

後漢紀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五十四

諱暉姓劉氏本名知遠沙陀部人世居太原與晉高祖俱事

唐明宗晉高祖即位以知遠為保義軍節度使遷河東節

度使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四年少帝北遷帝乃圖義聖即

位於晉陽稱天福十二年國號漢

天福十二年

徐無黨曰按天福晉高祖年號也自八年改為天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依舊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

無義理但書其實尔春正月朔契丹主至大梁晉主與太后

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

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

當使汝曹蘇息我死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

馬拜而後入宮送景延廣歸其國至陳橋延廣夜伺守者稍

怠同相吏反漢也扼吭而死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

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

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於是改服中國衣冠

百官起居皆如舊制晉主與李太后馮后等俱北遷後宮

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晉主在塗供饋不

繼或時与太后俱絕食舊臣无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

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无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

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

哭而去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

上國兵稟食契丹主曰吾國无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

為名分番剽掠剽匹妙反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

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尽契

丹主謂判二司劉昫曰昫渠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晉國應有

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

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

契丹无
心南來

契丹服
中國衣
冠

契丹縱
騎打草
穀

括借士
民財帛

後漢高祖

知遠稱
契丹主

李夫人
諫率民

契丹主
蕭翰

契丹主
得疾

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房吻怒也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劉知

遠在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与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

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軼同括反又夷質反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

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主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命左右遏止之

蕃漢孔目官郭威与都押牙楊邠邠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主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

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二月辛未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国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帝議率

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牛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

也今宮中所求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无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頌内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東方

羣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晋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

至上国省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欲盡以晋之百官自隨或曰率国北遷恐揺人心不如稍

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

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三月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晋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

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悒乙及反不安兒今得歸死无恨矣 夏四月帝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

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

後漢書高祖

太后不哭契丹

蕭翰北

帝至洛陽

契丹慕中華風

林而卒。國人剖腹實璫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紀。紀，加反。

蕭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之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

引兵至恒州。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永康王元欲為主，而延

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

召延壽飲酒，稱其謀反，鎖之。契丹主發至國，述律太后不哭。

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五月，永康王元欲宣契丹主

遺制，即皇帝位。楚文昭王布範卒，將佐奉其弟希廣立之。

帝發大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之沈

毅，寡言，御衆嚴整，蔣校小不從命，立燭殺之。燭，張瓜反。士卒

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惕，他歷反。林

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

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蕭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

歸，恐中國无主，必大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

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

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翰乃辭行。六月，吳越忠獻

王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侬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是歲為內

胡進思所廢更帝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

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帝至大梁，復以汴州為

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初，契丹

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

丹主德光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元欲勒

兵北歸。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

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

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

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與兵誅討，

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測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

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初，契丹

漢殺張

潘高祖
失仁信
刑三者

言蘇逢
言守受
顛命

蘇逢
重威

楊邠以
兵強虜
實為急
務

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尽殺之
 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杜重威據此反張璉璉力反將幽州兵二千助
 杜重威拒守帝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
 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及食竭力尽重威
 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尪烏光反弱也
 時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
 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
 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
 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礫小石也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
 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眾信以行
 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
 惜之詔追立為魏王

世本十八

四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更名高古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
 過甚甲子始不豫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
 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萬歲殿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
 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并其子皆斬之晉公主及內
 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
 斯須而盡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蘇
 逢吉等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及邠
 為相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之斟酌諸相拱手政事
 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邠素
 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
 樂何足介意以蘇逢吉輩除官太濫為眾所非欲矯其弊由
 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潔一命者凡門
 蔭及百官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

後漢高祖

以郭威討三鎮

區彦珂勤威先攻河中

威與士卒同苦樂

郭威以靜制敵

三鎮皆平帝浸驕縱

公所致云二蘇逢吉馬珪自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恭鳳翔三景崇三鎮

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八

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

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

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

於威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

扈彥珂曰珂丘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

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道拒吾則守貞倚吾後倚居綺反棄其

後曰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自同州常思

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

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

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威至河中發

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

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鷓鴣張鷟鷓鴣張鷟

也鳥張以我輩崛起太原岢嵐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

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

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岸檣語綺反南方人謂整舟向岸曰檣寇有潛

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冬十月荆南節

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卒其子保融知留後

隱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二十

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高祖長子承訓賢高祖愛之承訓

卒高祖悲傷得疾甚厲承祐於蘇逢吉使立之乾祐元

年正月高祖崩承祐乃即位

乾祐二年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尽民餓死者什五六李守

貞出戰屢敗將士降者相繼五月郭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

道攻之六月守貞及其妻子皆自焚是歲趙思綰降殺之趙

暉急攻鳳翔王景崇與其家人自焚於是三鎮皆平 三叛

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

後漢紀四十一帝

上守恩
專事聚
歛

郭威怒
守恩慢

歐公論
法制不
可壞

郭威不
濫受賜

吳越王
募民墾
田勿收
稅

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瘦語瘦踈鳩反醜語反太后屢戒之帝
 不以為意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歛
 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扞神反行乞之人不免課率
 或縱麾下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
 客得銀數鉅而返鉅鉅鼎反八月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
 恩自恃位兼將相有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
 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
 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
 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
 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
 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
 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
 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
 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
 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故是以善為
 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郭威至
 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
 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
 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
 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与威如一
 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
 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諸大臣議以
 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於是諸節度皆進爵議者以
 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
 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田者
 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
 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三年春正月遣使詣河中
 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万矣

劉審交
仁政

郭威
鎮鄴都

趙延義
請修德
頌災

楊邠輔
政國家
勸安

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
留葬汝州得奉事其兵龔龔曾勇反書傳曰畝墜也詔許之州人相与就
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
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
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
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
得民不如劉君哉 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
致祭有司以費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露一奠 夏四
月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藩鎮諸各自守無扞禦之
者制以郭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以左監
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
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五月威辭行言於帝曰
太后從先帝父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
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

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任之必無敗失
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威
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
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
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十人水
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
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亞母媿反止也莫
如修德延義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義對請讀貞觀
政要而法之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
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
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
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
私困竭章据撫遺利据居運反撫也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

長安美里心

章不喜
文原

郭允明
爭忿執
政

殺楊涉
史弘筆

郭威等
反

郭崇威
請入朝
自訴

帝為亂
其所殺

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

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

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

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麩酒麴

之禁者鑿符表反藥名也有白青黃黑赤五種錙銖消滴罪皆死錙莊持反銖

錙銖十黍為一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

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以

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

政郭等屢為抑之內資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

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

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其忿執政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積

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郭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

之遂與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郭等十一月丙子旦郭等入朝

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郭弘肇章於東廡下堯文甫反

帝遣供奉官孟業齎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

洪義殺王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

指揮使曹威殺郭威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

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使以密詔示郭威威

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郭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

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又託孤之任竭力以衛

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

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

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歷反洗也灌也以清朝

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

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凶懼帝與從官數

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

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

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逢士閻

郭威請
立嗣君

范質等
相器

太后臨
朝

將士推
戴郭威

太后命
監國

論德薄
者易危

卿郭允明皆自殺鼎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威自迎春門
 入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
 曰待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
 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帝
 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武寧節度使贊即皇帝位威奏遣太
 師馮道等詣徐州奉迎 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
 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李士范
 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
 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
 皆得其宜 庚寅威帥群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
 太后臨朝聽政壬辰太后始臨朝 鎮州邢州奏契丹入寇
 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武平節度使馬
 希萼希廣之兄攻楚王希廣殺之希萼自稱武安等軍節度使楚
 王 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
 威命閉門將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
 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躡共扶抱之呼萬
 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
 母 武寧節度使贊已至宋州郭威遣贊書曰為諸軍所迫
 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
 相故無疑耳今何以為計道默然已未太后誥發贊為湘陰
 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
 有步軍將校醉揚言鄙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
 監國斬之

臣光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
 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
 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面
 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
 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其

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右後漢二主共四年

考異曰乾祐元年三月徙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實錄方簡作方諫按方簡避周諱改名方諫實錄誤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八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九

後周紀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五十二

諱威字仲文姓郭氏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

史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敢死士

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後事漢高祖為侍衛都

虞候高祖即帝位威佐贊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

帝之世屢立戰功為鄴都留守乾祐二年隱帝謀使人

殺威威遂率兵南向十一月隱帝兵敗為其下所弑威

至京師奏太后請立湘陰公贊贊父崇為河東節度使

使人問威誠款如何初威微時刺其項上為雀兒人皆

稱為郭雀兒威指其項謂之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

崇以為誠許之贊未至威已為軍士推戴太后制令威

監國尋受禪建元廣順國號周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

監國自臯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

後號古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

劉崇留守周太祖代漢崇乃建國稱帝自太原以此有州十因號

漢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

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

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行胡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

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傷儒欲離

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黑

人謀事死固甘心家自有妻願与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

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發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

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

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

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是武仍用乾祐年號所有

以勇力

雀兒

號古

李驥

國號

周太祖

者并汾忻代嵐憲隆尉沁遼麟石十一州之地以節度判官

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

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元

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

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

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

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李光

美嘗為直省官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

主間相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

祠歲時祭之。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

亂一旦為帝主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

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其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

損被於百姓此與庚辰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

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琴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

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勿事諛藻帝

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

聞漢隱帝日与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

以為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初帝討

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

但以人臣尺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

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

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畧在帝前論議辭

氣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二年春唐主好文李故韓熙載

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祐徐鉉之徒鉉胡大反皆至美官當時

唐之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幸多因上書言事拜官

至是始命翰林李士江文蔚知貢事進士廬陵王克徵等三

人及第唐王問文蔚鄉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幸私謁

不用李

詔罷四

事文武

不峻知

唐主好

南始

後蜀人相

如曲阜
拜孔子
祠

高行周
勇而知
義

民公亮
歷州縣

計田頃
稅牛皮

營田之
弊

張凝請
罷營田

猶在國
仕於民

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
 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毀竟罷貢舉○六月朔帝
 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
 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
 子墓命首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
 令及主簿○秋七月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
 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此昌栗反宅
 平登与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十月敕民
 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
 不能書牒倩人書者情七政反嚴也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无可倩
 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十一月敕約每
 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一項稅取一皮餘聽民自
 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牛皮
 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日天福中并鹽
 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无帝素
 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三年前世屯
 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
 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佃音田治田也又音畝戶部別置
 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无役或谷底姦盜州縣不能詰
 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
 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
 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且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於
 是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
 見佃者為永業永業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二萬餘戶民既得
 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
 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
 用此錢何為○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
 千匹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不

後周太祖

松正九
經刻板
印賣

晉王典
兵人心
大安

貞節將
繼軍士
亦言

帝薄

晉王即

長世王
人寇

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
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六
月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帝自入秋得風
痺疾痺必至反害於食飲及步趨

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莫
幣皆有司代之○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
希得見帝中外恐懼晉王與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

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
即位以來惡文菲食非也尾專以贍軍為念府庫畜積四方
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乃縱凶徒騰口不

顧人主之勤儉祭國之貧乏之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
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未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掘其
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

墓勿久留宮中勿置守陵宮之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
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
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帝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

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
帝曰吾無恨矣是日帝殂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皇帝位
○北漢主聞大祖晏駕其喜謀人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

二月契丹遣其將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
萬以白從暉張元徽為將與契丹南趣潞州世宗聞北漢主
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

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
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率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
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

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
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履郊爾道曰未審陛下

世宗親

帝志氣益銳

獲愛能河徽先道

太祖謂致死

大揮自先世卒

能如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北漢進逼潞州
 乙酉帝發大梁壬辰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
 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
 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
 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充軍其西衆頗嚴整時
 河陽節度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
 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屈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屈東向訓史
 彥超將精騎居中央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陣督
 戰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勅力京反強也春秋傳勅
 敵之未可輕進漢王奮顛曰編如占反類鬚也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
 觀我戰衮默然不悅北漢主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
 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
 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
 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
 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
 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四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
 家安危在此一幸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
 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无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靡
 反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
 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
 時南風大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恨北漢主之語全軍
 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輜則
 重直用反輜載衣車重載物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
 車行者之所資也輜重名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
 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
 陳溥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
 山名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械胡介反械者雜畜不可勝紀
 是夕帝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

能幸以
南軍政

馬道累
馬道累

歐公論
馬道无
耻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反胡割乘契丹所贈黃騮騮力求反馬名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書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无大功忝冒節越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柩車歸葬昔千歲反小棺自是驕將隋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心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習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脩論曰禮義廉耻国之四維四維不張国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况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无廉耻者矣則天下国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无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

哉

論化之言非是

遷

論道不得與他人比

論道非能全身亦善

論時君亦有貴

政事先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

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貳此人道之

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

偉量雖朝代還質質莫候反質易人无間言豈若巨山山字或作屹

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一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

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織職力反作布帛之摠各維如備反機縷也不足

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

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

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无愧怍大節如此雖有

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

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

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

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

智士邦有道則見邦无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

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守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

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

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

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矣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

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

醢醢之石反醢許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德也時君亦

有責焉何則不止之女中士蓋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蓋

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及君事讎語其智則計稷為

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

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德亦時君之責也

帝違眾議破比漢自是政事无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帝

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

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

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

帝不從
高錫諫

主與令
舊黨勿
為盜

天簡諸
軍

上字精
近代
牙貨

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

細反與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

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

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

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死乃失為

政之本乎帝不從。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安有拒北漢

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為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為群盜

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

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无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

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

為之立衣錦碑許之衣於海反。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

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益多但驕蹇不用

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立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

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

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

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

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

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

軍又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

皆捷選練之力也論兵農利害胡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

權又沙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未能養一

甲十奈何浚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聖人復

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心邦本當執計之安知一甲士廢百農夫

之養之也推農之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異端之

徒也勞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

人故欲農之富而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娶送死養生及其戚姻

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卒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

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帝謂侍

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

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

肅。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

為大澤雁湖對反弥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灌齊

後周大目

棣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呼反刁菰也一日菰稗捕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呼傍卦反稗章似穀十一月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二十日而畢
○北漢王昶子承鈞立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礼士境内粗安○是歲湖南大飢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无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考異曰太祖廣順二年十月湯信子崇訓崇訓或作崇勳世宗實錄亦崇訓後蓋避梁王宗訓以名也○顯德元年正月丙申晉王即帝位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樞前即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丙出太祖遺制群臣奉帝即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

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九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一百

後周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在位六年 壽三十九

諱榮姓柴氏太祖柴皇后兄之子也太祖無子養以為子

有英畧大志封晉王顯德元年正月太祖崩晉王即位

增運
每斛
給耗
一斛

今錄

河以限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斛。初令翰林李士兩省官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宰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朴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

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日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常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詔群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詔展外城先立標幟標幟通反幟昌志反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廨古隘反聽民隨便築室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

其勢先
其勇首

寺院并
教額者
悉廢

寺院并
教額者
悉廢

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及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卒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率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驚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隱胡狄反符檄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卒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上溥薦向訓上命訓去王景偕行五月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蜀主遣李廷珪高彥儔等拒之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

僧帳

上親錄
囚徒

徵美治
財積散

太祖言
秦鳳可
取之狀

鑄銅像
錢

兩平
力

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捨身斷手足
 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其類甚多幻惑流俗者胡上反
 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
 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
 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六月
 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
 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无
 不親察獄訟 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
 檢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
 所求美曲為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
 步都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帝以利權授之帝征伐
 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
 待之 秋七月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
 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 帝以縣官
 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器皿之器用也及佛像錢益
 少九月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
 磬鈸鐸之類錢各反鑄之屬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
 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
 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
 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
 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
 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其民若周世
 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高彥儔等與周兵戰敗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
 韓繼勳奔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玘玘又千九反舉城降
 成階二州皆平蜀人振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

後周世宗

公書

食膳

功

疏

監

下

正

李

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蜀主致書於帝請和帝不答蜀主愈

恐聚兵糧於劔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

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曰

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

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埽橋埽余東南悉為汚澤汚生胡反濁水不流也

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

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上

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

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悉命直而廣之廣

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

誠多然然諺之語朕自當之它日終為人利 王景等克鳳

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

士願留者優其俸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眾情免

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科徵稅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

悉罷之。三年正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

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二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

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以戰艦

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

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

梁以待車駕遂退保正陽劉彥貞素驕貴不習兵所歷藩鎮

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奪之以為治

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周師

卽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

百里劉仁贍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

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

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進逆戰於正

後周世宗

李重進斬首

太祖克滁州
宣祖夜至城門
太祖不納

太祖重賈儀

太祖奇趙普

太祖鑑史自異

太祖稱大祖之勇

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周師郎等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
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
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
穀為淮甯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
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淝水非反水出九江山入淮在廬州合淝縣命諸軍圍
壽州二月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
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
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摩兵涉水直抵城下暉
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
眾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
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
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
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
不敢奉命明日乃得上遣翰林學士賈儀籍滁州帑藏

此節

子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綃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
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
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
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
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
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
以繁纓飾馬繁纓蒲官反馬鬣上飾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
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王遣使奉書請息
兵修好帝不荅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寒決其壕
之西北隅道壕水入于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
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
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
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鍾謨李德明
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

後周世祖

請

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
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无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无悔乎德明戰栗不敢言 秦鳳之

聖卒

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三月
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

唐割地
宋齊兵
不許

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
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
欲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

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曰唐主尽獻江北
之地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

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
立罷言及於此更不煩去句曰未然請從茲絕德明盛稱上

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樞密使陳
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因請之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

唐命景
達將兵
拒周

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命齊王景達將兵以拒周 帝自至
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
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

師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
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

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
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

太祖太
破唐兵

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尚萬餘
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
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筮明日徧

帝北掃
大梁

閱其筮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盡死 五
月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
乙卯至大梁 秋七月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
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

刑行逢
除去民
害

撰顯德
欽天曆

定租稅
期限

入審琦
入朝

太祖為
殿前都
指揮使

召隱士
陳搏

不許立
皇子為
王

李穀勸
親征壽
春

詔造祭
器祭玉
制變

命唐降
卒為
戰

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
 縣令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
 則可矣汝居官无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
 之耕牛與具而遣之 八月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
 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詔自來歲行之 上謂侍臣近朝
 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蘇）既兩反綱絲也 乃詔二
 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使之 山南東
 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
 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曾送之乎對曰送至
 城南審琦深感聖恩 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
 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不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
 不歸心哉以 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帝召華山隱
 士真源陳搏（陳）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
 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顯德四年春正月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且
 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壽春
 連年未下城中食盡唐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
 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等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于紫金
 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議者以唐援兵
 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帝使范質王溥
 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鑿駕親征則
 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二月詔有
 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
 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軍銳敏周人无以敵之
 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下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
 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
 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萬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

後周世宗

破唐紫金山寨

壽州將 時昇仁 贍出降

人以柴 守礼為 十阿父

張湜刪 定刑統

竇儼請 修礼正 樂擇人

令宰相 案所知

見之人驚三月己丑夜帝變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
胄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
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音通音通築也由是唐兵首

尾不能相救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
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植邊錫餘眾公淮東走帝自趙步將
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

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
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甲辰帝耀兵于壽春
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

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降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齊復令
入城養疾德壽州治下祭以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制薛略曰盡忠所事抗節无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

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
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光祿卿致仕柴
守礼居洛陽時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帝既為大

祖嗣人无敢言守礼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
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夏四月帝
還大梁 詔疏汴水比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

梁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侍御史知雜事
張湜等湜承訓釋刪定為刑統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
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礼考正鐘律作大周正

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
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
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

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之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
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
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其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

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

後周世宗

盜術

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无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則以舊官登叙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皆應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率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无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獲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无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代亂勢无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載古蹟取軍此民自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

魏

冬十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

賢良

理達於教化等科 帝發大梁十一月至濠州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十二月唐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上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无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詢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 太祖

魏

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又无行人葭葦如織葭音加葦葦音葦也秀多泥淖溝塹淖泥也士卒乘勝氣凌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泚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

後周世宗

江唐
以爲

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春正月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

楚州西北鶴水鴈姑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

功甚多上曰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天浚之旬日而成

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技靜

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丑日就等使吳

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矣已而果

然 三月上如迎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

間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取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

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野斷黃

未下覺至迎鑿見周兵之盛曰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

之地畫江爲境以水息兵辭指其哀上曰朕本與師止取江

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其屬劉承

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紉之唐主

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

平得州十四縣六十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

舟楫始通 五月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

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 秋

七月初行大周刑統 帝欲均田租以元積均田圖徧賜諸

道 南漢中宗組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張張丑張年

十六國事皆決於官官臺省官備位而已 命西上閣門使

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鋼居鄰

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

舟追与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切名也盡籍其數歸

而獻之帝曰卿之奉使者乞勿無厭厭於廉反公負使四方輕

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

散於親識家无留者 冬十月詔左散騎常侍文穎等二十

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

後周世宗

後周世宗

曹彬

使于吳越

遺

嚴續
忠臣

弄上
疏論
樂

請作
律準

置者長三人帝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十一月敕實徹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十二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因木之信

鐘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

主豈教人殺忠臣乎。六年春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帝問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之皆不能對乃

命實徹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

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而方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

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

二律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曹秦滅學歷代治絕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

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下黃巢蕩尺无遺時有大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

鑄鍾十二架鍾伯各反鍾鐘十有二架以當十二辰之位編鐘二百四十虡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

之和其鍾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匏蕭交反八音之僅有七聲名為黃鐘之宮其存者

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自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

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秬黍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

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二絃其長九尺此日應黃

漢道
水以通
曹

帝豐
王朴

論莊宗
不知為
天下之
道

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
 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為發其均主之聲
 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
 出臣獨見之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
 之 二月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命韓通
 吳延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万浚汴水命韓令圻自大
 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命袁彥俊五丈渠
 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等州丁夫
 數千以供其役 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貸他代反以物施人也或曰
 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
 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王鉞卓
 地慟哭數日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
 之 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
 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久奉金陵未
 可改圖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
 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
 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鄰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
 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
 歸語汝主可及五時完城郭繕甲兵繕時戰反治也修也據守要害為
 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
 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
 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力國討其不服撫其微
 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
 既滅河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
 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
 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
 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身哉蓋莊宗善戰者

論世
宗近
於王
道

魏仁
浦致
位幸
相不
系

李昭
薦李
濤為
相不
許

勸於
治如
神

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
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
令御羣臣以下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
守蒙襲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
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
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莊
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 上欲相樞密使魏仁
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
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於是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
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
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
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更致位宰相
時人不以為忝 上嘗問大臣可為宰相者於兵部尚書張
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愕逆各反曰濤輕溥无大臣體朕問相
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
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
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
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
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詆諧詆諧回
皆反譏不修邊幅幅方六反與弟澣澣疾俱以文學著名雖
戲也甚友愛而多譏浪譏浪却反戲也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癸巳上殂上在藩多務鞫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
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
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為治
百司簿籍過目无所忘發姦擿伏擿伏也凡隱匿者謂動發之
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推大義性不好絲竹

用法
太嚴

大祖
北征

六軍
願策
太祖
為天
子
恭帝
內禪

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
 群臣有過則而質責之質職曰反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
 文武無用各盡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
 地所向无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責之極
 刑雖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寤寬於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世宗仍歲征討我 皇宋太祖皇帝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
 明士卒畏伏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于 太祖密有推戴
 之意顯德七年正月鎮定驛告河東劉鈞結戎人入寇恭帝
 命 太祖北征即日出愛景門晚及陳橋驛軍中苗訓知星
 引楚昭輔仰視日色而指之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磨盪者
 久之訓曰天命也是夜五鼓諸軍畢集曰我輩蒙犯霜露為
 國家宣力而上無長君功成誰賞我不如策點檢太尉為天
 子選明鋒刃交橫漸逼寢所 太宗入白其事 太祖驚起
 諸校露刃列於庭皆曰諸軍无主願策太尉為天子 太祖
 未及對俄有以黃衣加於 太祖者諸校解拜連呼萬歲擁
 逼南歸自仁和門入 太祖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宗元殿
 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恭帝自內降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
 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
 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
 點檢趙 諱 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
 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
 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失重負予其作
 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宣徽使引 太祖就墀聽命訖宰相
 掖 太祖昇殿由東序服御服登座群臣朝賀詔改周顯德
 七年為建隆元年國號大宋正月五日也

臣光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无所乘危而
 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

後周世宗

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
樊行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彊因敗為功乘勝遂北至于
太原歸而簡帥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
北開關南攻无堅城戰无強陣又以抱鼓之際治律曆興
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平矣
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
人謀之所及也

右後周自太祖盡恭帝三主共九年

考異曰顯得五年五月唐主去帝号稱國主用周正朔世宗
實錄薛史顯得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太十三年
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十一月十年十一月十年十一月
平唐之交泰元年而江南錄設以保太十五年事合十四年
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号明年乃十五年事合十四年
元中實少人德大年江南錄最爲差誤其年事昇鎮姓亦
先一年它上故此不可考按故世宗
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錄及薛史爲據



此書既非詳節亦非隆狀元通鑑全書一百卷各家著錄皆
不之及每卷後附考異或大字或双行小字不尋音釋以不注為何
人史事則注明出某書注中間宋史論著呂蒙胡林之類然胡氏
為多大要取自該史管見也鑑以在胡三者前除龍尔本外不多見
雖為明前之本要自可珍惜序跋全失無所考証耳

既本細審標題皆割補填寫三成卷數林徽所謂是昆大著點
校摺抹增節傷自通鑑考其行款代呂本除瞿目外七年見
杭州吳氏藏書辛亥後久懸萬之說余見其目屬矣菊之
曾行款最後書友李宜泉為介於上海王培生以七千元得之此書為吳
目中上乘舍此更無字板不知何人偏出甲寅夏全之上海沈依鄭長
發持此書以重值收得卷中歲所只有溫存淳印蓋沈家於此久矣
丁巳九月二十六日傳增湘識於太平湖醇王故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1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05-2

I. 入… II. III. ①中國—古代史—編年體②資治通鑑—注釋 IV.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06798號

ISBN 7-5013-2905-2



9 787501 329052 >

書名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全二十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七〇·二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05-2 / K·1156

定價 八六五〇圓

